

## 第九回 香奩才女代傲父做真壽文 絳帳庸師為愚徒集假家課

詞云：

筆墨風騷，頌德稱功何等妙。別有譏嘲，不許人知道。要博名高，借粉搽花貌。君休笑，無才有竅。深謝先生教。

右調《點絳脣》

話說周重文，因常勇要參謀昌全代做壽文，去拜賀中貴。只得對昌全說了。昌全領命，不敢遲延，走入書房，就打帳起草。展過一幅長箋，鋪在案上，磨濃了墨，坐想良久，方欲成文。及至下筆，卻一句也寫不出。因想道：「凡為壽文，必其人賢可誦，有德可稱。或有功名可贊揚，方好下筆，引作壽征。今曹吉祥不過一閹宦之流，若稽其出身，原係一市井無賴。即今竊位專權，無非仗奪門之功。想其當日是一亂臣耳。據今屢屢屈陷忠良，是又一奸臣耳。何賢何德？又是何等功名？叫我何處著筆？」因寫得十句，早抹去九句，寫得一篇，又扯去兩個半篇。寫來寫去，總不成文。只在書房中走來走去的思量。

想了半晌，復又坐下想道：「常勇雖是總兵，卻鎮守的是天雄關。我又不在他名下，須管我不著。我只使人回他，叫別人做罷了。」遂立起身來，要去回覆周重文。不期昌小姐在書房後邊，早有春暉走來說道：「老爺今日在書房中做文。」小姐即著秋素去伺候茶水。

秋素去了半晌，即回來說道：「老爺在書房中做了半日，竟做不出來。恐我在旁礙事，命我回來了。」小姐聽了想道：「父親做甚詩文，如此費力？我且去看來。」逕自走至壁後張看，見父親做了又塗，寫了又改。見此光景，大有可疑。忽見父親將這紙籠入袖中，往外就走。小姐看見，慌忙走出，叫道：「父親那裡去？這等要緊。」

昌全見女兒問他，只得轉回身來說道：「我要做一篇文字，關乎名節，礙於道理，難於下筆。做了半日，再做不出。故要去回他。」小姐問道：「是篇甚麼文字？」昌全說道：「是篇壽文。」小姐道：「若是壽文，不過尋常酬應，有甚難處？爹爹這等費力。」昌全道：「壽文雖不難做，要做了與奸人曹吉祥上壽，故難耳。」遂將常勇央周重文之事，細細告知小姐。

小姐聽見說出曹吉祥，吃了一驚。因暗想道：「當初鳳家父親只因忤觸曹石，以致父子拆散，幾乎有性命之虞。今父親又不肯與常鎮代筆。倘日後傳入權奸之耳，不幾復蹈前轍？」因對父親說道：「凡事貴乎經權並用。經者守常不變，權者反經合道。曹吉祥權奸小人，雖可輕而不足重。若自為文獻媚而趨承，以圖寵榮，則不可。今父親所做的壽文，不過是鄰鎮景仰父親之才，相求為重耳。又自知非屬，不敢輕請，而轉托本鎮婉求。可謂盡禮矣。今父親即屈筆為之，亦是奉周鎮之命，而非奉常鎮之命矣。即奉周命，則非趨勢之心。既不奉常命，則又非希寵之意明矣。為此者不過上行下效，職分所該，又何患焉？若必守經固執，推辭不為，鄰鎮雖無統屬，而本鎮相委相托之人，何以復其來意？父親還須三思。」昌全道：「孩兒所論固是。只覺奸人無所稱揚，難於下筆。」小姐道：「從來壽文，皆是虛譽。若必求實功實德而祝贊之，天下無壽文矣。只借賢影喻可也。若父親必不樂為，容孩兒草成，父親潤色，何如？」

昌全聽了大喜道：「不信孩兒又能為文。你且做來我看。」小姐道：「孩兒不是能文，直欲代父完此公案耳。」因坐近書案，磨墨舉筆，展開素紙，信筆揮灑。昌全在旁看見女兒如此舉動，已是大奇。今見他一直寫去，越發驚駭。小姐寫出一句，他便在旁點頭贊好，寫兩句，只是說妙。不一時小姐做完，送與父親。昌全再細細看過，不禁大驚大喜，道：「不期孩兒有如此靈心慧性！洵是天才真才女子也。」小姐道：「孩兒豈願樂為？只為當初鳳家父親罹禍，亦出此人。今孩兒代父親之筆，蓋鑒前車，而欲父親明哲保身也。望父親改正。」

昌全聽了，一發大喜道：「孩兒又能思前慮後，不獨賢，而且孝矣。此文無復增減，孩兒可為錄出。」小姐即磨墨端楷。適母親走到，昌全連忙細細告知，道：「若非女孩兒具此奇才，幾令我得罪總戎矣。一向竟不曉得，今日方知。」杜氏聽了，也大驚大喜，道：「原來女兒又通翰墨。」因恨一聲道：「只可惜我那親兒拋棄，不知生死存亡。若使二人配合，豈非一對？」昌全道：「昌谷若無恙，此時必有婦矣。」杜氏道：「女兒既是才女，須要留心揀擇一個才郎配他，娛你、我的晚景才好。」不一時，小姐將文錄完。昌全復又細看，見他句句稱揚，卻又句句不貼在曹吉祥身上，滿心歡喜。遂籠入袖中，來見周重文。周重文忙接了，展開一看，只見其文道：

奉祝大中貴太監曹老公公五十華誕：

古之頌壽，詩稱竹苞。鬆茂尚矣，然不過養尋常草木之年，何足獻大貴人之觴。若夫大貴人名並南山，聲高北斗，自有不齒發而黃耆者。又當祝禧於甲子之外。吾茲有以知曹老公公之遐齡不朽矣。曹老公公身依日月，豈不分日月之光。日月之光不磨，則老公公之壽不磨可知矣。老公公出入九重，自應承九重之寵。九重之寵不衰，則老公公之壽不衰可知矣。況純陽乃內養之，真丹無漏，實長生之妙訣，將見立地成仙。何必如儒家虛引德功，然後希冀永龜鶴之年於旦暮哉。即如所引，而老公公之德功奇偉。內結一人之知，外喧萬民之口。又何嘗非儒家之所得而稱者也。由此論壽，壽豈有既乎？武夫不文，謹質言以附華封之後。至於瑤池蓬島，桃熟壽添，荒唐之言，不敢妄陳，以涉諛媚。

周重文看罷，不勝擊節贊說道：「身依日月，出入九重，稱揚得微妙。曹太監見了未有不快者。常寅翁得此佳文往祝，增榮多矣。但先生平日之文，端莊博大，不知今日為何又有一種靈秀斌媚之妙？令人覽而動色，真可敬可愛也。」昌全聽了，只是掩口而笑。周重文見他笑得有因，遂問道：「昌先生為何含笑？莫非笑本鎮不知其文，稱譽不當嗎？」昌全道：「老總戎鑒識有如犀燭，悉窺底裡。學生又安得不笑？」

周重文見他說話胡塗，越發動疑。因說道：「先生誠實君子也。從無隱情。何今日吞而不吐如此？」昌全見周重文問得慙慙，只得說道：「學生蒙大人見委，即欲應教。因一時意興沮喪，不能著筆。小女見了，恐我違命獲罪。因不自揣，竟代作此文，以圖塞責。不期大人不以為非，轉蒙見賞，又蒙法眼說出靈秀斌媚四字來，纖毫不爽。故學生不覺驚喜而失笑也。」

周重文聽見這篇壽文是他女兒做的，不覺大驚。問道：「果是令愛所作嗎？」昌全道：「實是令愛所作。」

此仙才，真令男兒抱愧。今又見蘇家一妹矣。」因又問道：「令愛青春幾何矣？」昌全道：「小女今年十六。」周重文又吃驚道：「原來令愛尚幼，可曾受聘嗎？」昌全道：「一者年尚有待，二來邊地無婿可擇，故尚未議及。」周重文道：「才難自古歎之。今既有如此才女，亦必有如此才郎求，將來兩相配偶，方不虛天地生才之妙。若悠忽而適匪才，則是虛生矣。今後先生須自重，必慎擇一佳婿方妙。」昌全聽了，不勝感激。正是：

盈盈十六正芳年，況復多才更可憐。

不是謝家真玉樹，紅絲休想等閒牽。

周重文到了次日，即將此稿封固，又寫書致意常總兵。常總兵即選名手寫了，裱做一幅錦軸，又使先生細細開單，同了禮物，差了數十個的當家人押送至京，進與曹吉祥拜壽去了。又過了些時，只因黑山嶺變亂之後，軍久無糧，故各處總兵官俱以近就近，商議發糧之期。常勇與周重文兩處相隔不遠，故常勇遂帶了幾員驍將，來會周重文。周重文接著，商量定了發糧日期。公事畢，周重文即備酒留入內衙款待。須臾席完，周重文即令參謀昌全相見。昌全見了常勇，要行屬禮。常勇再三謙讓道：「自來參謀原無統屬。況昌兄又係皇上欽依，與眾不同。今況又在周寅翁軍中任事，豈可越禮。」昌全只得行了賓主之禮。

三人入席，飲到中間，常勇再三稱說前日壽文之妙。道：「昌參謀即此一文，已知宿學弘才。今復識荊，大快所願。只怕此文傳入帝都，若邀曹中貴鑒拔，昌參謀還有一番奇遇，豈止參謀而已。」昌全聽了，只得連連打恭道：「晚生不敢、不敢。」周重文此時酒後高興，又見常總兵極口稱贊，遂大喜笑說道：「此文實非昌參謀之筆也。」

常勇聽了吃驚，說道：「北地軍中，才俱襍線。小弟軍中並無一人，老寅翁幕中有一昌兄，可稱冠軍矣。奈何更有才人？則才人何其多耶？且請問老寅翁，此位卻是何人？容弟蒞識何如？」周重文又笑道：「雖有其人，相去甚近。若老寅翁欲識荊州，則其人又遠矣。」常勇道：「既有其人，遠則遠，近則近。為何老寅翁作此若遠若近之言？使小弟望而神馳，慕而垂涎。莫非老寅翁視弟為武夫，不堪與文人相對耶？」

周重文看了昌全，笑說道：「常寅翁既如此見責，小弟何敢再隱？只得要真說了。說便說，只怕老寅翁初聞之而驚，再回思而又喜也。」常勇大笑道：「老寅翁說得這等奇奇怪怪，無非高其聲價，欲使小弟敬而服之也。老寅翁幸速見教，毋使小弟寸心在胸中，如大旱之望雨。」周重文知不可瞞，只得直說道：「昌參謀不獨具文武之才，而宿學甚富。只緣年大無子，止生此一令愛，遂視掌珠為箕裘。於軍中閒暇，竟將胸中之學，悉心教之。不期他令愛天生聰慧，又能仰承父志。讀盡父書，下筆竟要跨灶閨詞。詩句長篇大賦不可勝數。小弟也一向不知，前日蒙老寅翁見教，小弟即奉來命，煩昌參謀一揮。不期昌參謀偶得小疾，不能承命，他令愛恐誤台事，竟代父具草。小弟見其脫略常套，獨具精神，甚為驚訝。又見其筆墨之外，更有一種秀媚之氣。再三詢[原書以下缺320字]虛名，而失之當面。」

周重文聽了，因說道：「常寅翁高論，自是選婿良方。昌參謀不可不深思其妙。」昌全聽了，忙向常勇深深打一恭，道：「謹領台教。」三人說得投機，歡然暢飲。常勇便與昌全更覺親熱。臨別尚有許多眷戀。周重文與昌全直送出轅門，常勇方才作別而去。正是：

良賈深藏實不差，奈何輕露一枝花。

只因不慎春風面，惹得游蜂滿樹嘩。

原來這常勇是北京人，只因會趨奉曹吉祥，故得做了此地的總兵。他生得一子，取名常奇，今年十七歲了。只因這常勇是個武官，文理不甚溜亮，故要兒子刻苦讀書。便不惜館金，請了有名的先生，只要教得常奇文理通透，做一文官，方才快活。不期這常奇人物倒也生得魁偉，有些福相，書倒也肯讀。只無奈資性愚鈍，再讀不透。今年十七歲，才做破承題，尚未知一些竅脈。先生見常勇急欲教子成名，只得將他的破題逐句改過，送與常勇去看，只說令郎漸入佳境矣。將來必是大物。

常勇見先生稱贊兒子，也就信為實然。以為兒子功名可望，才子可稱，又每每思想，若在此地必難成名，須到京中方能出頭。故屢屢要送兒子進京。先生說道：「令郎雖是有才，尚未充足。還須揣摩，然後一戰成功。古語云：『三年不鳴，鳴則驚人；三年不飛，飛則沖天。』正此之謂也。」常勇只得留下兒子，請他再教。然心下認真兒子的才高，遂打帳要求一個才貌之女配他，方才得意。雖有此意，卻因眼前無人，只指望京中去求。故將兒子的親事就因循下了。

今日常勇恰恰在周重文衙中飲酒，聞知昌全的女兒能做壽文。如此多才，又且未聘，正中其懷。不勝大喜，遂留心要娶他為媳婦。因在馬上一路暗想道：「不期昌全生此奇女，若不早求，倘被他人娶了，豈不當面錯過？但我看昌全這老兒，做人有些古板，世務有些不達。他有了這個女兒，必定要在女婿面上用心揀擇，必敵得他女兒的才情，方肯死心許嫁。若是有一些不妥，莫說此老，我想此女既會做如此的好文章，自家一定有些主意。就是這老兒肯了，這個女兒不肯起來，也是無法。只不知我的兒子胸中才學，果是如何？不知可能實實敵得他過？想到此處，一時無法起來。

忽又想到：「我一個總戎顯職，將來掛印腰玉，拜將封侯，俱實實可望。他雖是參謀，尚無關防印信，不過是個軍中書記之人。參謀二字，無非名色為人所重。我若以威勢壓他，他安敢抗違不從？況且我的兒子，等我腰玉之後，使他進京懇求曹中貴一臂，只怕舉人、進士可垂手而得。若論力量，縱不望鼎甲，二甲之內還要占在前邊。若在二甲，選入翰林，至穩至當。他的女兒若肯許嫁，一進吾門，即鳳冠霞帔，就做夫人。豈非榮幸？我若去聘他，難道這老兒就不想到這個田地？」因又道：「但只恐才子配佳人，必使男歡女愛，以作佳話，使人羨慕方妙。我今若但以勢利壓求，未免使人笑我武夫輕才。」

想來想去，這又不好，那又不妥。忽又想到：「我如今除非如此，如此，方不失斯文體統，大家有光。這老兒方不敢有詞。」在馬上想到得意之際，遂意氣揚揚，歸到本衙。眾軍士接入，常勇且不進私衙，竟往書房中來，看先生與他兒子。只因這一來，有分教：

姻緣遇而不遇，佳期合而不合。

不知常勇果聘得昌全的女兒為媳婦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